

教在乡村

拖着行李的迁徙总和雨水牵绊在一起,云雾缭绕的乌江山水,拔山而起的墨瓦白墙,在飞驰的山路里隔着雾,安静又疯狂。一道道急转,汽车仿佛挂在崖边,路途周折颠簸,疲软的身依旧挡不住澎湃的心。我们一行14人,醉在秀美的南国山水间,但寒假里深入山区的支教生活,一切都还是未知。

初见

初见杨河完小,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公路穿过学校,操场泥泞难行,孩子们远远地看着我们,羞涩又好奇。夜幕降临,校园里回荡着孩子们在走廊跑动的声音,难掩的新奇与兴奋。

初见学生,恰逢晚饭时间,孩子们端着碗远远地站着,低头吃口饭,再抬头看看我们。很纳闷为什么孩子都站在外面吃饭,是对我们好奇跑出来看吗?原来,学校根本没有食堂,用大盆把饭端出来,孩子们排队在室外吃饭,走着,站着,就把饭吃了。同时,还得提防大公鸡,要不然它会趁人们不注意也蹿上饭碗抢饭吃。

初见借住的教师宿舍,四壁贴满报纸,水泥地,3张用得黑油的窄木桌,水桶,裂着口的盆,真可谓“家徒四壁”。床很小,3个人挤着睡。那几日恰逢寒潮降温,被子很薄,屋里很冷,夜里冻得睡不着,蜷缩在被子瑟瑟发抖。睡前站在走廊看操场和面对面的学生宿舍,月华如水,四下静谧,身后是亮着灯的宿舍,忽然觉得很安心。

想洗洗手,找了很久水龙头,终于意识到水桶和水瓢的作用——要去打水,可是从哪里打水?陌生的生存环境里,硬生生地做了两天骆驼,滴水未进,只靠吃饭时舀些酸菜汤和着饭喝。

初见学生宿舍是在晚上,满面笑容来到欢腾的寝室,踏进门一阵心疼,宿舍像废弃的阁楼,砖墙随处可见剥落的痕迹,瓦片搭的屋顶不知会不会漏雨,走廊上的木地板吱吱作响。墙上砌的窗很大,空气对流,就这样原始地将室内和外界打通。除了很单薄的被子,男生宿舍再没有别的东西,没有脸盆,没有牙刷,没有毛巾,女生宿舍好些。十几个孩子挤在里面增添了不少活力,孩子们衣着单薄,脏兮兮地在宿舍床上蹦来蹦去,又羞涩又活泼,现在想来很是可爱,当时只觉得他们不该过这样的生活,无论如何都应该过得更好。

初见当教师的自己,是去上早读课。推门走进教室,看到20多张欢喜的小面孔,端正正地坐着,眼神跟着我移动。自我介绍后开始早读,读字词、纠正字音,孩子们的普通话不太好,平翘舌不分,字音总不准。读到诗词,拖音、唱读,是我从来没听过的读法,读来整齐但是极奇怪。讲了对诗词的理解,朗诵时的感受、停顿和节奏,先描绘出古诗里的场景,再带着孩子用心读出来,看着他们若有所思地点头,听到丰富起来的语气,有些抑扬顿挫的味道了。后来,孩子们自己在朗诵时加了动作,慷慨激昂,活像个小诗人。他们就像未开掘的宝藏,只是机会太少,挖掘不到位,否则一开启真的让人惊喜满满。

初见孩子的认真,是在晚自习。孩子拿着本子走过来问我写得对不对,接过本子一看,四线格里整整齐齐写下了26个英文字母,字迹娟秀。还没想到提出改正的要求,孩子竟然主动改好了,我惊喜地问她:“你怎么想起来再写一遍的?”她低下头腼腆地笑着不说话。孩子的心很纯粹,愿意一心一意地做好一件事,毫无杂念。

初见孩子的创造力,是在环保手工比赛中。手工课教孩子折纸,之后就把彩纸发下去,让他们自己动手,发挥聪明才智装饰教室。彩纸在孩子手中翻飞,变成玻璃窗上的窗花,教室上空翻飞的蝴蝶,挂起的小纸鱼,用小纸鱼拼成的“五一”图案……彩纸不够用了就用废纸折成纸鹤,在翅膀上剪出菱形块,再用线串起来挂在教室半空,像梦一般飞起来。看孩子心灵手巧,让教室色彩斑斓,感到这些快乐小精灵拥有的无限力量。

初见……  
初见飘摇破落的房屋,一锅只有胡萝卜的菜肴,孩子手上成片红肿溃烂的冻疮,破着口露出大片棉花的袄,单调艰苦的生活……

初见孩子纯真烂漫的笑容,瘦小单薄的体格,敏捷矫健的身影,低头不语的羞涩……

初见家徒四壁的真实写照,初见头发花白弓着腰背着一筐水萝卜下山的老者……

初见孩子俯下身,不嫌脏,拿抹布擦厕所瓷砖的样子……

初见孩子的欢喜、认真、贫穷,这里没有网络,电视都没有普及,孩子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不知道什么是贫寒,什么是富贵,什么是贫富差距,生来如此,家家户户如此,即使疾病的威胁暗藏其间,天灾人祸后家庭支离破碎,那千百种不幸在孩子身上碾过,在他们的眼里却从不曾闪现绝望,无论何时都会有笑容绽开,像一朵朵金灿灿的向日葵。

考验

去贵州支教,家人朋友都很担心,出发前再三询问,到达后千叮万嘱。可无论如何,考验就在这里,不离不弃。



烛光中,支教教师给孩子辅导功课

陕西师大春晖支教队在贵州——□郭筱雯 王兰 杨映文 □季文驹 图

# 最后一公里的守望

那些日子,仿佛伸手就能触摸阳光,充满温暖和希望。

生活的艰苦都可以克服。蔬菜只有几种,但胡萝卜营养高;没有水龙头,但有队友帮忙提水;没有暖气,但有“小太阳”取暖器;虽然孩子们基础差,但我们可以从头做起,循序渐进……

早上7点起床,穿着两条棉裤两层袜子,红马甲一套,去上早自习。中午学生吃饭时检查吃饭情况,饭后给学生烧热水洗头,抽空修理学生宿舍的窗户、走廊。一天忙忙碌碌,备课、改作业、处理学生矛盾和突发事件,得点儿空又应学生要求陪他们玩游戏。

晚上8点半,从学生的包围圈里出来赶忙去开碰头会,冲进办公室烤会儿火暖暖冻僵的身体,顺便整理一下今天有什么事要提上会议日程,备课本背面分条记录着要强调的事宜。9点半一过,散会去查宿,领孩子们说一句“Good evening”后再说“Goodbye”。回宿舍智斗冒着蓝色火花和灰色烟雾的电插板,烧一锅热水滴水不声地轮流洗漱,12点睡下。一天也算是有条不紊。

工作

家访。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失明,疾

病,去世,鳏寡孤独,一生艰辛,风雨飘摇的家。我想,对孩子而言,苦难并不来自物质的缺乏,更多的是爱的缺失和目睹家人在苦难中挣扎而无力改变的痛苦。孩子懂事的时候,更让人心疼。

疥疮。学生吃饭排队发生争执,脓疱疹碰破鲜血直流,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得知这是卫生原因引起的传染性皮肤病,在这里是一种常见病,通常不用药,任由其感染、溃烂、流脓、结痂,就算感染引发脓疱疹也只是用4元钱一支的四环素软膏对付。从一点点感染到全身流脓,很难说是贫穷和疾病纠缠不清,还是意识中觉得和感冒一样,很正常,不必用药。

一篇作文。给学生布置的作文是“我想象中的大学生活”。一个学生写道:“小学非常艰苦,非常难过,特别是六年级,老师严厉,冬天烧水都不行。水要自己提,洗脸、洗手、洗脚都要用冷水,我决定要离开这里,走出大山,上大学。大学不会很自由自在吧?作业会少一点吗?可以用热水洗脸、洗头、洗脚吗?反正我想都是可以的吧。在大学一定会有许多朋友,一定不会吵架,会和睦相处。大学的校园一定很美,里面有许多绿色植物,有各种漂亮的花,反正比我们现在的要多。如果我们进入大学,一定会戴眼镜,因为大学会经常看书、读书。大学的寝

室一定是新房子,又大又宽,而且里面一间七八个人。会有电,可以烧热水,不用冷水。大学里面的老师会凶吗?他们会不会打人,还是会很温和的。我觉得会凶,因为大学嘛!老师毕竟有10来年经验。大学里面我们会缺钱吗?会买不起本子、笔吗?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因为上大学的零用钱会多一些。大学里会很好的,一切都好。我要加油,考上大学,走出大山。”

家访

在贵州,在农村,看到那么多人过得那么不好,很难过。

一个父亲带着4个孩子,虽然贫穷却也努力生活。家里的红薯,很小也很少,不知是因为穷买不起肥料,还是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抑或是因为缺粮、青黄不接,红薯还没有完全成熟就挖出来了。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孩子与因为丈夫去世受到刺激而失声的妈妈之间无声的语言;看到孩子们那一双双冻得生疮的手;看到父亲去世,妈妈一个人带着7个孩子,孩子们纷纷因贫穷而辍学……一个孩子作文中写道:“我要快点长大,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

怀念

梦回支教时光,现实和记忆交错着,总会不经意说起:“我在贵州的时候啊……”一次支教,将数条平行线缠到一起,此生难忘。

还记得郭老师教学生跳舞和他们玩游戏;还记得孟老师教孩子们手语歌;还记得王老师中午给学生烧热水洗头;还记得需要换灯泡、钉木栅栏、拉架就大叫杨老师;还记得季老师在小男生摔进下水道后做了半个小时思想工作才说服他脱下脏裤子,又因为没有衣服无奈地给他换上粉色睡裤上了一天的课,季老师晚上却独自拿着锹,铲些干土铺在下水道旁,怕再有孩子摔进去……

日子一天天流逝,快得让人抓不住。最后我们回到了各自的生活,但那段日子,那些人,那些感情,永远留在了心里。很难再有这样一段纯粹的时光,可以不顾一切,一心一意地做一件事情,教育是一个灵魂触动另一个灵魂,不敢说自己做到了,但确实付出了最大的激情和努力。彼此用最大的心意温暖了时光,孩子们灿烂的笑容,队友们一起努力,都会成为记忆里最为宝贵的东西,只属于自己和大家,只属于在这里的时光。15天的日子,漫长得像一首诗,绵延心底。

很感激这样一段岁月,收获了努力与感动。不管能不能改变,给孩子们带去一双手套的温暖,一场话剧的欢乐,一些外面世界的期盼,也是好的。这样的生活比上网有意义。网络把时间切割成碎片,让人成为信息的奴隶,淡漠人的感情和对生活的体验。在越来越体会不到美好和感动时,庆幸有这样一段经历,让自己思考人应该怎样活着,如何按自己所想的,为认定的东西去努力。



学校没有吃饭的地方,孩子们只能在教室或户外就餐



春晖支教队和孩子们在一起

记者手记

## 莫让孩子等太久

□本报记者 刘婷 解成君

无意间,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这篇《最后一公里的守望》,是陕西师范大学春晖支教队的同学们记录的贵州支教感受。一口气读罢,我们的心顿时生生地痛了起来。

顾不得是周末,顾不得是晚上,马上通过陕西师范大学的宋永成老师,要到了支教队的联系方式。电话那头的女生,用按捺不住的激动语调,跟我们讲述了她们14个人在贵州省德江县杨河小学的支教经历和见闻。她一口气说了半个小时,最后,电话两头都是哽咽声。

这个女生叫喻世凤,陕西师范大学2012级地理系学生,春晖支教队的队长。她说:“作为师范大学的学生,我觉得支教是大学4年里必须经历的一件事。”

喻世凤曾参加过两次支教活动,都是跟着长安大学的学生去的,支教的地点就在她的老家——贵州。

而这一次的支教,是由她个人发起组织的。招募队员,出发前募集衣物,自掏腰包给孩子们购买书包、笔记本、笔、字典、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学习和体育用品,自费订往返车票……喻世凤和她的队友们克服了许多困难,经历了许多人生中的第一次。

但最令她们震惊和被触动的,是第一次看到孩子生疮流脓的手竟然没有任何医治;第一次看到因为没有食堂吃饭只能蹲着站着的学生;第一次看到如此破败和简陋的学生宿舍……这些扑面而来“第一次”的感受,和我们读完这篇博文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在现代社会,竟然还有这么贫穷、这么落后的地方!”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这些年,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投入不可谓不多,手笔不可谓不大,但是,像杨河完小这样的学校,就如“神经的最末梢”,显然还没有完全享受到普照的阳光!

我们向当地教育办的负责人详细地了解了学校情况,也了解到当地实际存在的诸多困难。的确,要彻底解决这些困难,可能需要一段相对长的时间。

但是,孩子们等不及啊!我们没有心情和精力去争论到底谁该负责的问题,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细细探讨有多少种建设途径的问题,我们只想在最快的时间里让更多的人了解大山深处的教育状况,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的孩子迫切需要帮助!

1月15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提出将推动各地制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改善薄弱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这些都说明,国家已经将教育公平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在“最后一公里”了。

但是,正如“入戏太深”的喻世凤和她的队友们的心情,我们迫不及待地希望,这“最后一公里”,千万莫要走得太久!大山深处的孩子正在生长发育,走得太久,就会误了这一季,误了这一茬!

编后

### 快来帮孩子一把

贵州省德江县长堡镇杨河完小距镇政府所在地13公里,下辖6个行政村3所村小,教职工25人,10个教学班,在校学生364人,其中寄宿生178人。留守儿童比例很大。

杨河完小师生所居住的宿舍楼,还是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砖木结构,已成危房。共青团铜仁市委和德江县委曾与上海一家资助方取得联系,资助方同意出资50万元,地方政府匹配部分资金,修建学生宿舍和餐厅,消除安全隐患。然而由于地方政府拿不出钱,至今还未动工。

同样因为缺钱,学校至今未通网络,图书、仪器基本没有,除一副篮球板外,其它体育设施全无。学生虽有营养午餐,可没地方就餐;因宿舍楼是危房,寄宿生目前只好全部租住在农户家中。

希望宿舍不漏风雨,希望能在餐桌旁吃饭,希望能踢足球,希望能弹琴,希望学校里有很多漂亮的有插图的书,希望学校里也能看电视,希望老师也用电脑上课,希望有一双球鞋……这是支教队记录的孩子们的心愿。

亲,如果你看到这篇文章,请伸出友爱的手,快来帮孩子们一把吧!你可以委托本报转达爱心,也可以直接联系长堡镇教育办主任,电话:13985332824。